

诗路放歌

告别与迎候(外一首)

♣ 徐福开

告别一些词语
又迎候另一些词语
这样描述 恰如其分
在如此时刻
我随手按下旧事的暂停键
同时随手开启新事的快捷键
把所有的不容易
交给过往 慢慢咀嚼

该离去的夜色
不用手推 已自动去了
该到来的阳光与彩霞
不用呼喊 已如约来了
多么顺理成章的情节
其间悄悄插入的一声鸟鸣
请看 街着一枚花朵

还是可能会落雪的冬天
寒潮并未撤退
而春的序曲 仿佛
早已准备稳妥停当
未来的生动剧情
也已具有了按部就班的条件
这时候 别他信
自信才是最重要的

情绪应当热烈
血管里装满流淌的温度
心跳怦怦地响
脉搏 铿锵地复活
成就熟稔的旋律
倘若还有低迷
必是残存 不妨
奋出一脚
将其踢开

未来之路

沿着这一页
刚刚掀开的日历
重新出发 重新上路
以一个诗者的身份
忘记或铭记 曾经的
失败 疼痛 沮丧
灰暗 纠结 落寞
不再和过去斤斤计较

未来的路上
相信一定会开满花朵
甚至 时时刻刻
布置着亮丽的鸟鸣
如此 多么好
多么值得庆幸欣慰
倘若仍然有荆棘针刺
必定是暂时的
可予忽略

获得不同于昨天的体认
面对荒凉 是历练
也是应审视的修行方法
层云飘荡缭绕
初日崭露头角
大片大片的阳光

郑州的雪

♣ 殷江林

从“大雪”到“冬至”
天盼着你的圣洁
想着你的清纯
像少女想念中意的郎君
像帅哥等待心中的爱人
终于在小寒时节的夜里
在人们想你的梦里
你翩翩而至

没有滚雷开道
不用闪电照明
更不要风的前呼后拥
用一夜的时间
给梦醒的早晨
铺上一层薄被
用一天的时间
你继续着使命

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
未见鹅毛 也不见雪片雪粒
你在天宫把自己分离
分离到小小的雪尘 雪须
就这样 你那飞扬无数的小精灵
洋洋洒洒 快快活活
温柔轻盈
飞来落去 一刻不停

你用纯洁和深情
白了绿叶 弯了树枝 厚了大地
苍苍了山脊 丰腴了塬岭
用静好驱走烟尘
用圣洁洗清病菌
为人类送来健康
给万物送上滋润

以高雅和坚韧
荡涤世间的污浊和丑陋
以圣洁和至纯
给坏宇以澄明和清新
我爱你郑州的雪

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

晨光从窗帘缝隙钻进来,在墙上切出一道淡金色的口子。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像鹤鹑过冬——熬着,等着,春天总会来的。”

父亲说的鹤鹑,是那些在秋收后棉田里才会出现的精灵。

我记忆中的村庄,总是裹着一层薄薄的霜。那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土坯房,泥巴路,几棵歪脖子槐树。但在我的童年里,整个世界也不过是村子那么大。村北头有条河,河上有座石桥,桥面被磨得发亮,能照出人影。桥南是村庄,桥北是望不到边的田野。

父亲因历史原因回到村里,一待就是14年。后来母亲常说,父亲刚回到村里时,腰杆还是直的,走路时背挺得像杆枪。可是日子久了,渐渐弯了,像冬日被雪压弯的槐树枝。

我渐渐地记事了。村大队的矮个子村干部是个哑嗓门,村里开大会,他都要站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桌上,唾沫横飞地不忘说一句:“有些同志,思想还要改造。”父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

那年秋天生产队收花生,全村人都去“出花生”。花生地在桥北很远的地方,要走半个时辰。父亲天不亮就出门,扛着那把磨得发亮的抓钩。

下午,太阳偏西时,村头忽然骚动起来。村干部带着几个民兵,在桥南设了卡,要检查每个下工的人。

“生产队的花生丢得厉害!”村干部叉着腰,“今天非抓几个典型不可!”

人群排成长队,一个个接受检查。篮子被翻

个底朝天,衣兜被掏空。村里很多人下班都要带些生产队的花生回家,或放在衣兜里,或放在装满草的篮子下面。村干部开始检查过往的每个人,几乎无一幸免被查出偷带花生,包括妇女们身上都要被查一遍,有的裤腿被勒令解开——果然,有人把裤腿扎紧,裤腿里塞满了花生。

轮到父亲了。
“把篮子放下来!”
父亲慢慢放下篮子,解开系绳。两个民兵上前,一把一把把草掏出来,扔在地上。草很干,扬起的灰尘在夕阳下飞舞。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越来越空的篮子。草掏完了,篮子底朝天,空空如也。

父亲翻开自己的两个上衣兜、两个裤子兜,连粒花生壳都没有。

父亲重新把草装回篮子,扛上肩,慢慢走过桥。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道深深的刻痕,印在石桥上。

父亲唯一的嗜好是玩鹤鹑。

秋冬时节,棉花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花柴杆子立在地里。父亲会在棉田中央偏南挖一个浅坑,后半夜,披着露水,蹲在坑里,拿一个自制的哨子,学着鹤鹑叫。

那哨声很特别,像是从土地深处发出的呜咽,又像是风穿过枯枝的叹息。父亲说,鹤鹑这种鸟最恋群,听到同伴的叫声,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

天蒙蒙亮时,棉田里就聚了一群鹤鹑。父亲在地中间下了网——那网用极细的线编成,挂在

花柴杆上,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然后他从地的一头往另一头摸,嘴里发出“啁啁”的声音。鹤鹑受惊飞起,撞进网里,扑腾着翅膀。

抓到鹤鹑只是开始。父亲会仔细辨认每一只的成色:羽毛的光泽,喙的长短,眼神的锐利。他说,好的鹤鹑,要有“精气神”。

养鹤鹑要“熬叉”。父亲从集市上买来一个多格子的鸟笼子,把母鹤鹑放进去,给水给食,就是不让睡觉。深夜,我们常常被竹竿敲打笼子的声音惊醒——那是父亲在“熬”他的鹤鹑。他半躺在破沙发上,手边放着一杯浓茶,过一会儿就用竹竿敲打笼子。鹤鹑困得睁不开眼,又被惊醒,便自然地叫了起来。等到第二年的秋天抓鹤鹑时,用长长的杆子深深地插在地上,把熬了一年的“老叉”鹤鹑高高挂在杆子上面,当夜色深深,秋凉习习,微风吹拂下鹤鹑在后半夜叫起来,四面八方方的鹤鹑听到“老叉”的叫声,有的随着叫起来,整个田野此起彼伏,不断地听到鹤鹑美妙的歌唱声,给深深的静夜带来了无限生机。

每当听到鹤鹑叫,父亲脸上会露出满意的笑容。那笑容很淡,像冬日的阳光,薄薄的,没什么温度。熬鹤鹑的目的是训练和培养鹤鹑在后半夜自然叫的习性。“人这一辈子不也一样吗,熬过去了,就是好鹤鹑;熬不过去,就废了。”

玩鹤鹑最为精彩的是斗鹤鹑。把玩了几个月或一年或几年的鹤鹑,具备了和别的鹤鹑打架的本领。三村五邻玩鹤鹑的人便三天两头互相串联着找对方斗鹤鹑。斗鹤鹑通常在一个较大

人与自然

油茶花 油茶果

♣ 韩红军

冬夜闲读,读到“人道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遇春”一句,不禁愕然。姚黄魏紫赵粉豆绿,满城的花团锦簇,那是怎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春景?却与诗人无缘,透着阴凉的纸页,即可触到那份遗憾与失落。抚纸喟叹,不禁又忆起前些时日在外培训,参观一处油茶产业园的情形……

久闻山茶油是当地特产。山茶油,榨自油茶果;油茶果,结在油茶树。要结果,自然要先开花。培训时,当地领导在借机宣传推介山茶油时,也不忘炫一下油茶花的“美色”,并盛邀我们去实地参观,趁着晚花期,一睹万亩茶园的花期盛景。

漫山遍野,百里花海。想起之前也曾读过本地作家笔下的繁花盛况:“一棵树的花开了,另一棵树的花也开了;一座山的花开了,另一座山的花也开了。那一片汪洋恣肆的白,向着光阴与远山宣告,这个季节是它的档期,是它的时光秀。”壮观、壮阔、壮美。心中更是向往不已。

可真走进了茶园,枝头花朵零落,并未看到席卷山野的雪浪银潮,也未看到满树白花团簇。

心中诧异。但我们一行还是带着满心的疑惑,跟随讲解员小张走进茶园深处。听她娓娓道来,方才知晓,油茶花的盛花期在11月中旬至11月下旬。此时已是12月中旬,幸遇末花期。末花期,恰如一场盛大交响乐结尾“终曲”,经过了喧闹华丽、激昂奔放的乐章,节奏渐次低沉、渐次舒缓,直至沉寂。

可能是从我们的脸上读到了失望,小张不禁提高了声调,朗声说道:“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虽然错过了最盛的花期,但枝头依然还有晚开的花,它们迟迟未开,似乎是在一心一意地等着你,独自为你而绽放。大家不妨近前好好看看,珍惜与眼前这朵花的缘分。”大家的情绪,似乎又被调动起来,纷纷走到树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朵。在小张指引下,我也走近一株茶树,寻见一朵仍在绽放的花。

花瓣洁白无瑕、细腻轻盈,小心翼翼地拢着一蓬鹅黄的花蕊。 这花常被人和山茶花相混淆。山茶花是雍容的重瓣,层层叠叠;油茶则是清简的单瓣——正因如此,那从花蕊才格外醒目。蕊丝纤巧,站在左侧看是淡浅的鹅黄,立于右侧又是深沉的金黄,凑近轻嗅,仿佛真有阳光与蜂蜜的温甜气息。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虽然只有单纯的两种色,却目得清新、淡雅,

的房间正厅展开,厅的中央放一个大大的木条编的大筐子,筐子中央撒下一片小米,当双方把各自的鹤鹑放到筐子里,两只鹤鹑就会最终为争吃撒下的米而爆发你死我活的搏斗。

两只鹤鹑互相之间先是彼此咕咕叫着向对方发出震慑的示威声,跑后互相自然地展开双翅,张着锋利的喙啄向对方,首先攻击的部位是对方的头部,勇敢的鹤鹑能把对方的头部羽毛一嘴一嘴地啄下来,啄得对方头破血流,便一溜烟地跑掉,败下阵的鹤鹑便永远失去战斗能力,或者丢弃,或者“熬叉”用作来年抓鹤鹑的诱饵。胜利者会得到把玩者“英雄”般的待遇,更加精心地爱护着,准备寻找对手再战,直到被更加勇猛的鹤鹑战败。所以有人说“玩鹤鹑终究一场气”,但父亲的玩法就不一样了。胜利一次的鹤鹑会休养几个月再上战场,第二次胜利了便封顶基本不战,为的是自己把玩的鹤鹑保持常胜状态,谁来挑战都不予理睬,直到第二年再开战,开战的对象往往选择新抓来的鹤鹑,以保证“首战必胜”。这样勇猛的鹤鹑在手,把玩者也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以后的日子,时光流转,常常泛起儿时的回味。那古朴的村子,窗外,每当秋风袭来。父亲笼子里的鹤鹑便自然地叫了起来,那声音在夜色中传得很远,像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希望与寄托。

那座石桥,那些花柴地,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却依然挺立的生命,都成了这哨声的回响,在记忆的深井里,荡起永不消散的涟漪,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我记忆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郑 风

郑 风

郑 风

郑 风

不热情迎合谁、不刻意取悦谁,是一种舒淡、怡然、干净的美。

开在初冬,长于幽谷,油茶花像一位素衣隐士,与清风流云为伴、与秋露冬霜为伴,在寂静中完成自己的开落。我连忙举起手机,变换着不同角度拍摄,将它的姿容留存下来。如此,也算不负此行。

没有姹紫嫣红的纷扰,没有乱花迷人眼的烦恼,倒也清静。世间的诸多烦恼,恰是缘于可供选择的太多了吗?当前只剩这一朵花时,目光与心思反而能全然交付,更加珍视与珍惜。

“在当地老百姓眼里,秋天结的油茶果,可比这些花金贵多了。”看到小张走近,我收起手机,听她介绍。茶油是我国特有的高级木本食用油,产量稀少,价值颇高。当地的乡亲正是靠着这“液体黄金”脱了贫、致了富。她笑着补充道:“在我们村子里有句顺口溜: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

在众人的笑声中,小张又指向枝头。循她指尖望去,只见那些凋花之处,已悄然结出一颗颗蚕豆大小的青果。“花落果实,”她解释,“再经11个月的风霜雨露,到明年深秋才能成熟采摘。那时,旧果未摘,新花又开,便是油茶树独有的‘花果同枝’奇景。”

小张顿了顿,又说道:“其实,乡亲们盼着这些花早些谢了呢。”见我眉头皱起,她轻声解释:“天愈冷,对孕育幼果,包括之后的生长越是不利,可能直接影响到来年的收成与品质。”

原来如此。

赏花与否,忽然已变得无关紧要。先前心里那丝文人式的怅然,刹那间被一种更为真实更为温暖的祈愿取代——只愿这些花朵,早日安然落尽。

返程的汽车在茶山间蜿蜒行进,犹如一叶扁舟漂游在绿色的茶树海中。车上暖气开得十足,昏昏欲睡……朦胧中,时间已是深秋,空气中满溢着醇厚的丰收气息。金灿灿的阳光,照在枝头红褐油亮的茶果上、照在一筐筐堆垒的果实上,也照在农人汗津津的脸庞上,亮汪汪的,似能榨出油。

车辆突然一颤,醒醒。汽车依然行进在郁郁葱葱的绿海中,窗外的油茶树,一棵棵一行行一坡坡向后掠去,绵延成一幅秀丽壮美的青绿长卷。

候,大部分烟农都要请母亲过去把炕好的烟叶分等级,去烟站卖烟的时候,经母亲手检过的烟叶,几乎不用再费事,很顺利地就卖掉了。

家里的菜地被母亲侍弄得干干净净,间距行距是精准量过的,种子是精挑细选的,所上的肥料也是绝不吝嗷的,所以西红柿结得又大又鲜,红的甜,黄的面,韭菜根根分明,又粗又壮。每逢赶集的日子,头天晚上要把菜收拾干净,捆成捆儿,西红柿挑的都是没有瑕疵的。母亲不会骑自行车,父亲因为要去学校上课,早早用自行车把菜带到集上,母亲步行赶去卖菜,母亲的菜物美价廉,总是第一个卖完。

母亲临出门时会喊我起来做饭,我应一声之后继续睡,等到母亲快回来了,我才着急忙慌地起来,潦潦草草地做早餐。我心里是不喜欢母亲去赶集的,因为晚上要收拾菜,我没法出去玩,早上我要做饭,又没法睡懒觉,但是母亲偶尔会给我零花钱,虽然给的都是几毛几分的,对我而言也是一笔巨款了。我曾积攒了几块钱,买过很多连环画,记忆深刻的是《风波亭》《岳飞传》系列,日子就这样流水般地过着,我也就心不甘情不愿地敷衍着。

儿时的回忆现在却成了再也找不回的前天,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藏着曾经的酸甜苦辣,成了我们找寻温暖的归处。粗茶淡饭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也是我们离开家乡后最深的乡愁。



荐书录

《神的游戏》:在虚实裂缝中寻找生命坐标

♣ 夏宁竹

近日,青年作家李唐的中篇小说集《神的游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以详至深微的心境白描,复刻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图,以细腻笔触游走于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在时代的浪潮中,打捞那些关于成长、迷失与追寻的集体记忆。去年年初的意外受伤,让李唐不得不停下脚步,更让他的思考走向更深处;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规划人生,却常常忘记生活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这种生命的无常,或许就是“神”在和我们一起玩的游戏。《神的游戏》这一书名,奠定了整部小说集的情感基调——在命运的不可控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小说集的前三篇作品《神的游戏》《存在之虹》《星辰坐标》都采用了四字命名。这种形式统一背后,是内容上的内在呼应。三篇小说不约而同地通过虚拟与现实相穿插结合的叙事方式,探讨成长这个永恒的主题。在李唐看来,这既是一种文学上的有意为之,更是一代人成长经历的真实写照。

作为90后作家,李唐的笔触始终扎根于千禧年之交的特殊时代背景。那时的世界正处在经济腾飞的快

车道,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悄然走进普通家庭,深刻改变了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这种独特的经历造就了作品中特有的虚实交织,在《存在之虹》里,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界变得模糊;在《星辰坐标》中,通过网络建立的情感联结既脆弱又坚韧。这些文字记录的不只是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书中的那些迷茫少年,某种程度上都是他和同龄人的影子。但李唐并不满足于仅仅展示伤痕,他更想探讨的是,在那个懵懂又敏感的年纪,我们如何在伤害与治愈间寻找平衡。

在《神的游戏》的字里行间,读者能感受到一位写作者的执着:在不确定的生活中寻找确定性,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处寻找光亮。这些故事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既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阅读李唐的文字,是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寻找理解与共鸣的一种方式。

郑 风

郑 风

郑 风

郑 风

郑 风

时光流转,这条渠上的小路也被淹没,春天里几株紫丁花开着,夏天里一些杂草葱茏着,只剩下了残破的一段,记忆的碎片努力串起的链条,拼凑着曾经的美好、曾经的快乐时光。
曾经的我们是那么的活力四射。学骑二八大杠时,摔过坑,撞过墙,裤子挂破,胳膊摔肿,都挡不住火一样的激情。骑着自行车,后座再带个人,上坡下坡“吭哧吭哧”地去赶马街书会,上山打过枣,下河摸过螃蟹,穿过玉米地偷过瓜,月光下捉过迷藏,踢过毽子,跑过垒,提个录音机听过《跟着感觉走》。叛逆过,疯狂过。我们的过往犹如一粒粒种子,穿成了一串让人回味的果实。

如今,曾承载我们青春岁月的这条渠老了,残缺不全,无人踏足。如今我们也老了,你陪我们闹,我们陪你老。生我养我的地方,永远都是我的根,虽然不是我最终的归宿,却是我来时路。

乡 愁

♣ 孙红梅

回村子一趟,发现和父母一样年纪的邻居都老了,路过的小孩都不知道是谁家的了,小时候走到哪里都是熟悉的面孔,现在村里走一走,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外乡人,其实我才是这个村子长大的那个人。翻过正在建设中的叶鲁高速,青山脚下,闲庭信步,傍晚的景色依然迷人。坐在老家的厨房里,吃着母亲做的家常菜,寻常的萝卜、白菜却让母亲做成了无与伦比的佳肴。这也许就是家的味道。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在非常困难的日子也能把家过得有滋有味。没有白面,就用玉米面发酵,撒些盐蒸成虚糕,过年时玉米面掺白面蒸成花卷,自己做豆腐、腌糖蒜,做的咸菜疙瘩汤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母亲有一双巧手,鞋做得像商店买的,种出来的庄稼和蔬菜也是数一数二的,没钱买种子,就自己给玉米授粉做种子。村里种植烟叶的时